

流水账

陈淑瑶·著

LIUSHUI ZHANG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流水账

陈淑瑶·著

LIUSHUI ZHANG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流水账 / 陈淑瑶著. — 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0.11

ISBN 978-7-5057-2843-1

I. ①流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32291 号

中文简体字版©《流水账》2010年本书由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正式授权, 同意经外图(厦门)文化传播有限公司, 由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授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。非经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、转载。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: 01-2010-5983

书名	流水账
作者	陈淑瑶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嘉业印刷厂
规格	690×980 毫米 16 开 21.75 印张 240 千字
版次	2011 年 5 月第 1 版
印次	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2843-1
定价	28.00 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-1 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6867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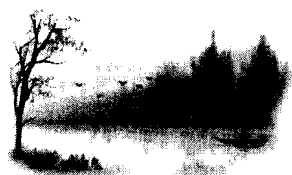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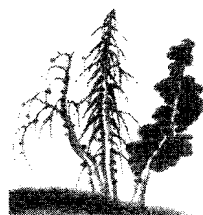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1	借	0 0 1
2	农民历	0 0 6
3	小家碧玉井	0 1 1
4	自己的房间	0 1 6
5	春水	0 2 0
6	新老师	0 2 7
7	新牛	0 3 3
8	父与子	0 3 7
9	雾	0 4 6
10	清明	0 4 9
11	渍	0 5 8
12	少女	0 6 1
13	哀歌	0 6 4
14	流笼	0 6 8
15	暗恋	0 7 2
16	瓜枕头	0 7 9
17	露	0 8 3
18	同袍亲家	0 8 7
19	猫	0 9 3
20	牙	0 9 7
21	落雨炸	1 0 3
22	秋来	1 1 0
23	无事	1 1 4
24	赶猪	1 1 8
25	草蜢公草蜢婆	1 2 5
26	初恋	1 3 3



27	农耕队	1 3 6
28	村女娥眉	1 4 0
29	家庭访问	1 4 5
30	锅	1 5 0
31	深秋	1 5 6
32	避孕药	1 6 4
33	喜饼	1 6 8
34	飞	1 7 3
35	名字	1 7 8
36	吉贝	1 8 2
37	花生妹妹	1 8 7
38	碗片	1 9 3
39	赌	2 0 0
40	大寒	2 0 3
41	暖	2 1 1
42	夜	2 1 6
43	澡	2 1 9
44	还	2 2 9
45	年	2 3 7
46	粿	2 4 4
47	烹	2 4 6
48	重逢	2 4 9
49	情人节	2 5 4
50	泥偶	2 5 8
51	林投与瓜山	2 6 1
52	辞行	2 6 5





53	算盘	2 6 8
54	灰	2 7 2
55	扫墓鳊鱼刺	2 7 6
56	雾来了	2 8 0
57	夜壶	2 8 5
58	女海	2 8 8
59	蝴蝶吃糖买冰箱	2 9 2
60	肉丸子牙疼	2 9 6
61	琼花	3 0 0
62	雷醋	3 0 2
63	鲞瓦碎	3 0 6
64	筏	3 1 0
65	青香瓜	3 1 3
66	战争与和平	3 1 7
67	劫	3 2 0
68	秘密	3 2 3
69	发禁	3 2 7
70	玉殒	3 3 2
71	泪	3 3 6
72	别	3 3 8
73	秋日	3 4 1

1. 借

土豆	三圣一阴		
蕃薯	二圣一阴		
菜瓜	早期一圣一阴	晚期	二圣一阴
香瓜	早期一圣一阴	晚期	二圣一阴
嘉宝瓜	早期一阴	晚期	三圣一阴
海水	二圣一阴		

掷筊（一种问卜的仪式）结束有会儿，庙公在西面墙贴上一小张红色春联纸，仅女孩子巴掌大，不像供众人看的，而是随身参考的小抄。纸质粗糙，字稍潦草，墨水笔晕得厉害，但锣鼓声中看得出已是耐心写的了。底下的浆糊未干，透出凝然四点潮红，好像针刺到了手指头，血流不出来。

可以见得去年此时掷筊选上的新庙公火炎伯公的行事风格，一切都萧规曹随。纸贴在同一个地方，纸张小一点，张贴的方式马虎点。他是记取教训，之前的纸周边四围都糊牢，说不定整个背都抹了浆糊，难怪不易撕得干净彻底，以致层层迭迭积出厚厚的糊纸痕。有人抽丝剥茧地撕过，春联纸褪成猪肉色，肉里残留几丝粉红，像抓伤似的。又好像有人发狠拿支利器铲过，外缘的死皮也剪了，几道刮痕深可见墙壁的粉灰。偌大的一面墙，偏只贴在这一方，或许

历任庙公都觉得撕干净它是件麻烦事，原本庙公就是个保守的工作，留着点古迹的感觉也好。若是我，就贴一张大的将它们都盖住。这一想反而明了何以纸张越裁越小，否则这面墙早晚不够使用。秋暖看得手痒，伸手去剥去撕，指甲刚剪过，指头痛，还忘情地用食指沾口水去搓它。

元宵热闹已近尾声，鼓越击越慢，悄悄地停止住，但咚、咚、锵！三个音韵已在耳底呼之即来挥之不去。尤其是最近这批孩子有出力有用心，老一辈的说，请坛的请坛、敲锣的敲锣、打鼓的打鼓，有模有样，有声有色，行至车站还听得到那声音，到了下半夜还有力道不含糊。又说那是谁谁谁的儿子，难怪好，儿子是不能偷生的。流萤穿梭，看乞龟的孩子回家的回家，另寻玩乐的另寻玩乐，不知在何处不定时地传来一两声尖叫，开学日虽总宽限到元宵隔天，但多少压抑了孩子的玩兴。

庙里东边门入门的地方临时摆了张长桌，桌上一盏学生型的日光桌灯。东西两厢有现成的桌椅，空间也大，但总要摆在大殿上的神像前，才光明正大。七八个头家（老板）围在桌边，还有两个不像女人的女人团团堵到了门边。门神在身旁俯视着他们，他们的目光比门神更加炯炯有神。在他们的面孔下面沉着一张更庄严的脸，他是今年的老大，穿起长袍马褂正经八百地坐着，突然朝桌下吼：“猴团仔（小孩子），出去，出去，不能在这躲相找，这在没闲。”说着用穿着皮鞋的脚踢了那孩子的屁股一下，孩子大叫一声钻了出来。

开始办正事了，没有排队却自然有个顺序。从老大右手边的人先来，簇拥在背后的人伸长脖子往里探。一个瘦小的男人挨着左边桌角，料还有得等，便把手掌向下支在案头，好似秤平两肩挺累，一边肩膀稍事倾斜。坐在老大旁边掌管钱盒的另一个老大伸手挥扫桌面，赶苍蝇似的，口中有词：“拜托咧，别搁脚搁手，桌仔会倾去！”被他挥去手的那人板起脸来，将他手上的手表挪正，顺便看一看时间。外围的人则虽然昂起下巴，手却背在屁股后面，等得急又那么有把握。就到了紧要关头，两个女人却耳语着凑过来秋暖身边看五谷流年，不一会儿又用坚强而又柔软的身躯挤回人群里。



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，还钱的工作完成了，连本带一分利，个个还得心甘情愿。接着进行的是压轴的借钱项目，刚游回来的钱马上又要游出去。借贷庙金并非穷人的专利，就连“好亿人”谢连运、谢大春也来共襄盛举，一则装穷，一则谁不迷信神明的钱能助他们钱滚钱、利滚利。

“六千！”一个戾斗（下巴突出）的中年男人说着把一枚图章慎重地塞到老大手上，“按呢当，按呢当落就对啦，跟汝讲汝不听！”老大不听劝阻，将图章举在眉目上，透过他那副笨重的黑框老花眼镜，审慎地检视凿刻在方块内的名字。转了两转沾沾印泥，盖到纸上数秒钟不松手；末了还要揉一揉，手背上暴出几条青筋。图章离纸，凹陷在纸上的方块慢慢隆起来，筑成一个红色方城。那人接到图章，赶紧把它装回银楼的小红绒锦囊内。

“我来，汝查某人（女人）别插事！”“我来还，我来借，钱我来管！”“没汝的事！”“有才调，汝拿钱来，有才调，汝生钱出！不要每遍叫我去后头借钱！”“汝看人拢（都）还完了，手放啦！我欲咬落去啊！”压低嗓子，悦子婶和青山叔两冤家绞着拉拉扯扯，东门被堵住了，像两个玩耍的孩子相携着赶紧往西门进来。秋暖背贴住门板，待他俩绊着进来，才缓缓跨出庙槛去，同时也望了她阿爸（爸爸）一眼，阿爸表情悠闲，他就有这本事。正前方蓝天黑海，天涯海角晕着几滴灯火。冷风袭来，廊下的红灯笼摇摇晃晃，暖和的双颊和颈子抹过一道冰凉。

忽然另一端有个人影从庙埕飞快地闪进庙檐下，立刻又从龙蟠的石柱后面冲到秋暖面前。“几岁了，还在跟小孩子玩捉迷藏。”秋暖说。先前她与琼云在这里看打灯谜，叫阿炯的这名男同学答对了好多题，凑在小朋友耳边也提供了不少答案，其中有一道“正月没来”，他居然也答得出“不正经”来，秋蜜和秋添来问她这什么意思，她还是听一个老夫不正不径地跟他老妻说：“汝不止正月没来，一二十年没来啊！”才恍然懂得。她心底想年纪轻轻的他不知懂得多少女孩子的事，因此还跟琼云说了他。“琼云咧？”阿炯问。“你有叫我负责看着吗？”秋暖愈加绷紧着脸，理直气壮，一说话就把刚才缩起的下巴往前凸出去。碰了钉

子的阿炯说：“恰查某（凶悍的女人）！干吗老是凶巴巴，整天跟琼云在一起，也不像她淑女一点。”“那是我家的事，要你管，猪哥炯！”两只黑目瞳（眼珠）朝他那边瞪。他没有回嘴，只一副无趣样。

她将手插进口袋，走了几步，迎面扫来一记东北风，比风更突如其来的，她的脸上一下子挂着两笼温温的泪。

“去，去帮我看恁（你）爸借多少，叫伊不能多借，借又不是免还，借愈多用愈多，明年上元又要来扑扑跳，刚才拿去还的那六千六还不是先去跟人借的，英仔借三千，龙神借三千，我六百块私房也挖出来贴，也不敢跟阿妈（奶奶）拿，借来借去不是在跟神借，是在跟人借，看人面色，甘有趣味，叫伊不行多借，叫伊借六千就好，赶紧拿去还人。”自她小学一年级阿母（妈妈）就交给她这个任务。这也是阿妈跟阿母千叮咛万交代的。她不想乌鸦嘴说出来，她晓得她担心的是他多借了钱拿去赌，否则那六千块钱如此借借还还，永远没完没了，影响不到他们的生活；甚至在借还之间，有种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快乐，应过急，缓缓的又可一年到头，一切都是神明保佑应允的。

前天一场连夜雨，庙埕的水泥地和柏油路面都干了，家门口的泥沙地虽然还有点微湿，但也不需要蹑手蹑脚唯恐陷入泥泞般。她一边缓步走来，一边遥望宅院深处。大厅内好像放在几个回字里的灯光，日光灯里包含着红佛灯，供桌上三个微坡是方才乞回家的凤片龟，还有几个桎柑，望着就有种吉祥的感觉。阿爸阿母的房间在最前头，他们称“南边房”，南边房的南边窗经常开着，写着一个“川”字的三爪窗里剪着四道烛光。

“暖仔！暖仔！暖仔不是？”“对啦，对啦！”房门没关，秋暖先叹口气才答着走进来。一盏小灯泡垂得低低，满房潮潮的柑橘味，阿母和小弟小妹靠着墙一道窝在棉被里。

“借多少？”阿母开门见山问。“不知啦！”秋暖嘟着嘴。“蜜仔去看！看半晡！”“伊敢去我才输汝，前几日听敏惠仔讲鬼仔惊到半死！”秋暖说。“我敢去，你要怎样？”秋蜜拉着秋添的手，从床上一跃而下。秋暖一把将秋添的手抢过

来：“去啊！去啊！直接去大春伊厝（大春他家。厝，房屋）看就好啊，汝也管不了伊，好困不困！”“死查某鬼仔应嘴应舌，也不能交代，去困！去困！拢去困！”阿母将身体躺平，“火禁去，拢给我出！”说着闭上眼，一蓬乱发散在枕头上。

秋添不声不响从天井边的楼梯爬上屋顶，说：“大春伊厝有点火，我去找！”秋暖在底下望见，几乎要大吼，怕他吓摔下来，咬牙切齿驼着背跼着脚一阶阶暗声骂上去：“鸡婆！你要不要去广播，少在那边自作聪明！”爬上屋顶两手搁在秋添肩头，不由得向东望去，大春家一栋三层楼的洋房立在幽蓝的夜色中，簇新的水泥房子像会发光一般，二楼南边数来第一个方形的玻璃窗亮着灯光，据说那儿是赌间所在。

“站那么高，做啥？”这时阿爸突然姿态轻盈回家来。“阿爸！”秋添欢喜大声叫他。“下去啦！”秋暖往秋添头上一拍，露出笑容，小声又骂：“鸡婆！”两人仰脸看了一下星星，碎钻一颗颗，闪闪钻动，放下脸来觉得底下亮晃晃，不敢马上移步，站着等气平了，才小心下到天井，却看见阿爸出门的背影，冬天农闲坐困方城的阿爸总会肥点有分量些。她放轻耳朵倾听，阿母一句话也没有，她只有这点过人之处，不放马后炮。

2. 农民历

曾瓊雲（曾琼云），“四十二画，事业不专，十九不成，专心进取，可望成功。（吉带凶）”

“天啊！怎么办？我凶，吉带凶。”琼云蹙起眉头。

“我看！我看！”秋暖抢过她手上一本薄薄的鲜黄色的农民历，瞧了瞧那里头密密麻麻的字，伸出食指当空撇撇画画。“四十二，事业不专，十九……瓊，斜玉旁应该算五画啦，那是……四十三画，四十三画，我看，‘雨夜之花，外祥内苦，忍耐自重，转凶为吉。（吉带凶）’”

琼云嚷嚷：“唉呀，更惨，我爸怎么取的，也没帮我算笔画。雨夜之花，雨夜花！”顺口唱起：“雨夜花，雨夜花，受风雨吹落地，没人看见，每日怨叹，花谢落土不再回，花落土，花落土……”两只雀鸟儿站在天井上边的雨漏旁啁啾伴唱。

“我也没有多好，你看，三十三画，‘意气用事，人和必失，如能慎始，必可昌隆’。”“吉还凶？”琼云急着问。一生眉批十六字，一字以蔽之。“吉。”秋暖说。

“至少是吉，还不满意。我算我弟……曾……志……帆，二十五画，‘天时地利，只欠人和，讲信修睦，即可成功’。一样爸妈生的，命怎么差这么多！”琼云嘟囔。秋暖不出声，埋头算笔画查吉凶。



郭秋水，“二十四画，锦绣前程，须靠自力，多用智谋，能奏大功。（吉）”

郭秋香，“二十九画，如龙得云，青云直上，智谋奋进，才略奏功。（吉）”

郭秋蜜，“三十四画，灾难不绝，难望成功，此数大凶，不如更名。（凶）”

郭秋添，“三十一画，此数大吉，名利双收，渐进向上，大业成就。（吉）”

“我阿爸跟我阿母就有在算，你看一个这么好，一个这么坏，可怜的郭秋蜜，还不如更名。”秋暖将农民历合上，说：“我不相信这个！”琼云又拿起来，翻到背后，看食物相克中毒图解。

“你看这个，第一格就是烧酒配红柿，毒。解：绿豆。人家说去年东边那个老人就是呷烧酒配红柿自杀的。我妈炒菜有时会放酒，千万不要不小心又吃到柿子。柿子，好久没吃柿子了，几月才有柿子？”“真的假的，你信？”秋暖问。“有可能啊，他想不开的时候正好看见农民历看到第一格，就照这样做。”“也有可能是他死了，人家看见农民历，只看到第一格就说他是这样死的，那你去问我阿妈他几月死的，柿子是中元普渡那时才有的耶！”秋暖边说边剥着饭桌上被热锅烫绽开的一朵木花。

琼云说：“他一定是死在一个有柿子的季节，人家才会这样说的嘛！”秋暖一把将农民历又抢过来看：“这根本不准，你看，旁边这几格写的，我肯定全部都吃过，你看花生仁配香瓜，别的我们家没有，这两种最多，你敢说你没吃过，再来毛蟹配花生仁，毛蟹配香瓜，从小吃到大，要死早就死了。下面这个虾子配金瓜，金瓜炒米粉不都放虾子虾米吗？太迷信！”说着用农民历拂去桌上的木屑，然后将它盖在那朵木花上，立刻端来一只黑着屁股的锅子放上去。

“人家是写中毒，毒有轻重，轻的拉拉肚子，重的会吐血，又不是每种毒都会要命。”琼云用手指在桌上写了几字，正想抽出锅底的黄本子，又让秋暖抢了去，问她算谁的命也不说，两人拌起嘴来。

“蕊仔，来这坐啦！”在前庭搓绳子的阿妈听见脚步声头也没抬地大声招呼。

“土豆（台湾的“土豆”相当于大陆所说的“花生”）种了未？”蕊仔婆边问，边用手按着膝盖爬上阶梯。

“种了啊，刚才种了返来，一双脚才洗好在这搓一条索仔。才踢两粒土豆，昨暗（夜里）一双脚酸一暝（一晚上、一宿）！”

“今年种多少？咻！一只鸡仔。”蕊仔婆说着朝过水庭西侧门挥了一下手。

“两万外栽。”

“这角围大家拢嘛两三万栽，恁坤地仔一内面的查某团仔撒撒爬，种再多也免烦恼。阮（我）不敢出嘴，没人欲掘，种种才没八千栽，人伊能可欲种瓜仔，嫌掘土豆艰苦，讲是三步一跪五步一拜，夭寿！讲若爱种就欲拿钱去请人来掘！笑死人，我一粒土豆值多少，还去请人掘。种多种少，亦不是有一仙五令落咱这老的裤袋仔，阮才没欲给伊做奴才拖老命，阮老的讲没人欲掘伊才欲去掘，掘过中秋，掘到冬至，不信伊掘不完。也掷有杯，也有留土豆仁，旧年掷两杯，大家种满山坪，今年土豆掷三圣咧！讲伊不信，还是种土豆较稳当，台风收不去，也免肥料本钱。”蕊仔婆唠唠叨叨，抱怨儿子不多种点土豆。

“咱老的有法度就种，没法度就算，没一定要种土豆，人开战仔拢爱种瓜仔，伊讲有收拼一热天十外万块，没收就算，跟伊搏。土豆种愈少是愈好命，汝看人阮兄跟阮嫂仔，每年种种才四五千栽，人伊也免靠种这呷穿，梅溪仔讲若种太多欲将伊带去高雄住，梅峰仔搁几日嘛欲返来带月琴仔去高雄，谁人欲留在这掘那土豆。少年的爱咱管就管，不爱咱管咱就凉凉做仙，管也是一碗饭，没管也是一碗饭。”

“讲咧，恁坤地仔跟静子好性，不像阮厝那两个歹逞逞，像欠伊的债咧！”蕊仔婆说着把阿妈搓好的绳索拿来扯一扯。

“那阮不知，阮无管。”说到这举起手来挥了挥，好似一切尽在不言中。

“讲到恁嫂仔伊月琴仔，是真正不住新厝，欲跑去高雄住头路（工作），啊！少年的手得牵牢，才不会乎（给）人牵去。”蕊仔婆这就说到了阿妈的痛处，但她似乎没什么感觉。“讲到恁兄仔，自起新厝，我还不曾去参观咧。”

“油漆油到嫡当（很漂亮。婧，闽南语，音近水字，漂亮）！铺砖仔铺到白帅帅！阮不知哪年才有一间新厝咧！”阿妈望门外说。

“欲来走了!”蕊仔婆告辞起身。

“顺行，咱来去看早起剩多少糜，搁（再）来饮一碗沁糜，腹肚咕咕叫。”阿妈起身，看见半屋子走着飞禽便叫：“谁人开后壁门不关？蜜仔！添仔！跑叨去？鸡也不赶。”

琼云反复翻阅那本农民历，正无聊纳闷着，于是起身手脚齐赴，咻咻地赶鸡。秋暖笑她：“臭耳人（聒子）警（厉害）还话，青瞑仔（瞎眼）警赶鸡。”琼云说：“来，我当瞎子来赶看看！”真闭上眼睛，微笑着张大臂弯作泼水状，呼声加倍大，踢踢踏踏的脚步却变得犹豫不决，像刚瞎眼的人初上路等着给绊倒。鸡鸭争先恐后，渐渐配合她放慢了移走的速度。一只呆头鸭安步当车尽挡在她跟前，她一气，伸脚向前踢去，吓得它们拍翅乱跳。往日有陈家人同住，他们郭家的人出去喂鸡鸭，一定记得随手关门，否则陈家的人也会关上，陈家才搬走一个多月，他们便有越来越健忘的趋势，相对的，它们也越来越没分寸，除了在过水庭上徘徊觅食，也向大厅去探险，看到人还不慌不忙大摇大摆。咯咯嘎嘎几声，琼云以为路开了，迈步跨去，正好踩在那只呆头鸭背上。它死命窜逃，琼云惊惶失措，像踏着滑板整个人向前伸去，另一脚虽踩煞车，却是踩在一堆鸡屎上，滑得更彻底。张开双眼，前面一片聒噪，黑花花的羽翼纷纷向翠亮的侧门拥挤，脚下手边还有几股蠢动的蛮力欲将她掀起。

那头秋暖拍着桌子大笑，“阿妈！汝看，真正青瞑的警赶鸡，哈哈哈哈……我去叫蔡昆炯来看，看他的白雪公主！”阿妈见状也笑说：“鸡仔鸭仔没死也压剩半条命。”话说着，看见媳妇进门，马上转向她说：“农会这阵在活动中心办花生贷款，不去看坤地仔去借多少？借一点就好，不可借多，多借年底是要秤土豆还人，多借是多艰苦，旧年土豆好价，卖农会打损。借就先收起，四个囤仔开学买东买西全是钱，不要没打没算。上元去庙内借多少？给人借的有拿去还人没？借一万抑六千，稳当是借一万，汝给伊看，还人六千，剩四千才放在裤袋仔拿去搏，换那只牛仔还欠恁阿伯钱咧，不要憨面常常学长庆跟大赌。平平在顾瓜仔种土豆，人迁仔开战仔存多少在寄银行，咱可有存一角起来分咱看

这是一角。没本没钱，不要一日到暗想欲去大春伊厝跟人搏，憨面啦！”

阿妈尽唠叨，阿母先是充耳不闻在灶口东摸西摸，索性打开西边侧门叫：“足……足……”到后院去了。这次倒记得关门。阿妈望门看一眼又说：“暖仔，恁阿爸昨暝有出去没？”方才笑岔了气，紧接着这番话，秋暖很难平衡，极难受，应句：“我不知啦！”其实元宵隔天早晨阿爸给了他们每人一百块吃红，又交阿母四千块钱，说出来，阿妈必当安心住嘴，但是她不肯，觉得那样子也悲哀。

琼云进秋暖房间，挑了一套秋暖的衣服穿出来，正要走到天井去刷衣裤上的鸡屎，又在水孔边的青苔三角洲滑了一跤，哭嚷着：“快帮我看农民历，我今天是走了什么鸡屎运！”



3. 小家碧玉井

秋蜜握了握口袋内的硬币，瞧家里没人注意，一下子溜了，穿过斜对面小巷，往富莲家走来。家里其实是阿妈说的像没人管的，大家自由，但出门总是拖着一条尾巴，弟弟外出阿妈阿母就要交代别去海边乱跑，她出门则是叮咛：“阿莲伊厝尾后有一个井仔！”

一口无墩的小圆井，终年翠绿茂密的小草由井边向屋脚蔓延成一尾鱼形，比其他地方不管是栽种或野生的植物都来得亮丽；那只眼睛般的黑井，她每不经意经过就会突然亮起心眼，一路提防注视着它，田里多少大井深井都没它恐怖。曾经人多时壮胆靠近去探望过，是口可爱的小家碧玉井，以为不怕了，远看还是怕。今天一瞥发觉更绿了，噯，春神来了，草地益发青艳，披着春晖的小黄花，像生日蛋糕上的蜡烛插点在鳞密的叶片中，叫人不由得想唱歌。

再伸手触摸口袋内的硬币才想起富莲家已经不卖馒头了，过年前就不卖了，过个年光吃喝玩睡，把脑子空傻了，连这么重要的事都忘了。忽然间好失望，情急地赶往杂货店买豆干，富莲向来不吃零食，只爱啃豆干。但她心里是想着馒头的，村里唯一买得到的热食，吃得人温温饱饱的，光想着就让人感觉饥寒。富莲冷冷地告诉她：“以后不卖了！”“为什么喔？”“揉面粉不用出力？”她知道富莲的阿爸有病便不敢多话，回家吵她阿母学做馒头，阿妈骂：“叨来的美国时间？爱呷馒头，大汉（长大）去嫁阿兵哥乎汝呷一牛车！”